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氤氲分袂亭

贺志伟

湘水决流绕城流，分袂亭台立洲头。在芦淞区湘江风光带上，一座飞檐斗拱的宋元式阁楼临江而立，这便是被誉为“半部株洲史”的文化地标——分袂亭。每逢周日晨昏，我总爱沿江漫步至此，看千年文脉在碧波清波间潺潺流动。

亭之渊源可溯至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两个月后，同游南岳归来，于耒阳(今株洲)湘江古渡口执手话别，史称“朱张分袂”。元至正十年(1350年)，进士谢一鲁为铭记这段文人相惜的典故，主持修建分袂亭，由大学者欧阳玄题写匾额，此为分袂亭之始。

今亭为2016年原址重建，高二十七米有余，四层八角形制，重檐歇山顶如大鹏展翅。亭前广场上，朱熹与张栻执礼相别的铜像衣袂翩然，再现“解袂耒阳”的千古佳话。细观基座浮雕，刻着二人论道后的临别赠言：“忆昔湘江畔，悠悠千载心。”

暮色中的分袂亭，不仅承载着八百年的离愁别绪，更见证着中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交融。当年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两个月，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与理学派格物穷理的哲学思辨在此碰撞融合。二人就“中和”“仁说”等命题往复辩难，彼此启迪，朱熹更是坦言：“去冬走湖湘，论学之益不少。”此番思想交锋，不仅深化了理学内涵，更开创了不同学派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学术典范。

登亭可见内部陈列的《朱张会讲图》长卷与历代题咏碑刻。特别珍贵的是明代《潭州岳麓书院记》抄本，详载二儒学术交锋盛况，展板述说亭之兴废：1918年毁于战火，乡贤凌淑君倡建三层琉璃瓦阁，曾为株洲最高建筑；1944年遭日军轰炸毁灭，直至盛世重建。

暮色渐合时，亭内垂柳拂波，茶肆灯笼次第亮起。几位白发老者在汉白玉桌边品茶对弈，手捧醴陵瓷杯细啜芝麻豆子茶。路过的大学生倚栏拍照，婚纱新娘的裙摆掠过仿古石狮基座，穿汉服的孩子绕着朱张雕像嬉戏追逐——八百年的学术交融，早已化作市井生活的温暖背景，湖湘学派的务实精神与理学派的道德追求，已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哪杯茶不咯？”穿着靛蓝印花布的茶娘笑着招呼。湘中特有的擂茶香气随风飘散，糅合着江风水汽与人文气息，在亭台廊柱间萦回流转。不远处，建宁大舞台已是灯火辉煌。但见飞檐翘角的戏台上，笙箫锣鼓声声入耳，旦角水袖翩跹，生角声腔婉转，一曲花鼓戏《拜月记》正唱到动人处。舞台两侧的电子屏实时显示唱词，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在此完美交融。

不觉明月已上檐角，飞翘的檐角剪影映在墨蓝天幕。建宁大舞台的锣鼓声渐歇，而亭台廊柱间萦绕的茶香未散，八百年的文脉如同这湘江之水，静静流淌在每一个品茗对弈的晨昏里，回荡在每一段古今交融的唱词之中。湘水长流，文脉永续；古今在此相会，共融此氤氲之气。



矗立在湘江之畔的分袂亭



张平化同志故居，亦是当年的中共鄱县县委旧址

位于金钟山麓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石坝记：丹心铸丰碑，薪火照山河

李园平

罗霄山脉的褶皱里，炎陵东部的群峰间，石坝村如一枚被时光反复淬炼的赤玉，静卧于青山绿水之中。这里，不仅封存着中国共产党人“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赤子丹心，也映照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蓬勃曙光。这里是镌刻革命信仰的精神丰碑，亦是浓缩中国革命史的鲜活切片，更是一部赓续红色基因、激励后人前行的立体教科书。

在石坝，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坚守，每一缕山风都在传递担当，从九峰场的硝烟到乡村振兴的号角，石坝的故事，始终与共产党人的初心紧紧相连。

(一)

金钟山是石坝村最挺拔的精神脊梁。这座因“圆如覆钟”而得名的山岗(清同治版《鄱县志》载“金钟山，县东六十里，圆如覆钟”)，海拔667米的峰顶，松涛与忠魂相伴，纪念碑在阳光下泛着温润而坚定的光。1932年春，挨户团的铁蹄踏碎苏区的宁静，红九营的旗帜在九峰场猎猎作响。政委梁文光握着驳壳枪冲向敌阵，枪托撞石的脆响里是“跟我上”的呐喊；营长何德胜挥刀劈敌，刀刃映着硝烟护着身后的战士；号兵古朝仁的号声染着炮火穿透战场，战士罗俊寿倒下时指尖还紧扣扳机。这场毙敌两百余人、缴机枪一挺的胜利，藏着四位烈士的热血，而何、梁二人带头冲锋的背影，则成了九峰场永恒的精神坐标。

时任中共鄱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在石坝主持追悼大会时，乡亲们用衣襟兜着新土，小心翼翼地掩埋四位烈士合葬在九峰山前的四堆土；1974年，鄱县民政局与石坝乡政府又将烈士骸骨迁葬至金钟山麓，立起“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2021年，有游客登山谒墓题下“危峰拔地刺云霄，欲与苍天试比高。上有何梁双烈士，光芒万丈励吾曹”的诗句，墨痕与山石松柏相融，往来者读起，总会想起两位指挥员的冲锋模样，这光芒，成了石坝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印记。

(二)

从金钟山沿石阶下行五百米，石洲河畔矗立着的那栋晚清土木房，是中共鄱县县委旧址，也是张平化的旧居。青瓦覆霜，木梁犹温，1930年至1933年，张平化在这里点亮的油灯，曾照亮鄱县革命的漫漫长路。他循着毛泽东“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让红色政权从大院、东坑的小山村，慢慢铺满鄱县十都到上六都的广袤山川，苏区的炊烟里，开始飘着安稳的味道。这盏油灯的光里，也映着他“牺牲小我”的伤痛——从祖父到堂弟，一家七口倒在敌人屠刀下，可他1951年重回旧居时，提笔写下的却是“但见人民大胜利，牺牲小我又何亏”。字句间没有悲戚，只有共产党人将“个人”彻底融进“人民”的坦荡，是“享受在后”最生动的注脚。

2017年的一个春日，时任炎陵县委书记的黄诗燕，第三次走进石坝村。他先沿蜿蜒山路登上金钟山，在烈士墓前驻足良久，指尖轻轻拂过纪念碑上的名字，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英雄。又像在跨越时空的战友轻声对话。下山后，他推开鄱县县委旧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阳光透过窗棂，在张平化手书的诗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他的脚步忽然慢了下来，思绪跟着飘远——眼前仿佛浮现出1928年刘寅生的身影，这位鄱县土地革命时期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为了不让党的机密落入敌手，在挨户团的包围中，沉着地将文件一张张投入火盆，直到火焰舔舐指尖才转身突围，最终中弹倒在屋顶，掌心还留着星火灼过的痕迹；又好像看到1932年的李却非，被敌人砍断四肢、割掉舌头，却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最后倒在安仁荒洲上时，眼睛仍望着鄱县的方向，那是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还有黎育教，为了掩护战友，用扁担与敌人搏斗，梭梭穿透胸膛时，他才27岁，青春的热血，染红了

身后的山路……

黄诗燕轻轻抚摸着当年张平化办公的木桌，桌面的纹路里还藏着岁月的温度，他转头对随行的村干部说：“炎陵人民真了不起！土地革命时期，九位县委书记，五位壮烈牺牲。平化同志九死一生生活到了革命胜利，但他却有七位亲人牺牲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那天下午，他踩着田埂走进村民家中，握着老人粗糙的手问收成，坐在院坝的竹椅上听乡亲们说难题。石坝的山形、田亩、村民的期盼，都被他记在民情日记中。他总说“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革命”，于是帮村里升级竹木厂、教种高产棕叶，还四处奔走，把石坝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他想让九峰场的烈士们看到，当年他们守护的土地，正长出希望的模样。2019年，黄诗燕倒在扶贫岗位上，没能亲眼见证石坝村全面脱贫的笑脸，却用生命续写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誓言，与革命年代的县委书记们，在石坝的霞光里，成了跨越时空的同行者。

(三)

如今的石坝村，早已不是当年的穷山村。S204、S559两条省道穿村而过，车轮碾过水泥路的声音，是新时代的乐章；1.5万亩山林里，毛竹亭亭如盖，绿叶随风轻舞，每一片叶子都透着生机；820亩稻田里，春有秧苗绿得发亮，秋有稻浪翻滚着金色的希望。村里的党员们，还保持着每年去金钟山扫墓的习惯——党支部书记周小明领着36名党员，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声音比山风还响亮，每字每句都砸在人心上。

金钟山的风，吹到田埂上，也吹进了村干部的心里。春耕时节，牛岗组李相堂家遭遇了难事：儿子因脑血管破裂住进ICU，李相堂和孙子守在医院陪护，留在家里的妻子黄满秀对着四亩多未插秧的稻田，急得整夜难眠。组长龚润娥看在眼里，一边安慰黄满秀，一边悄悄召集人手。那天，6名党员、19名村民都赶来帮忙，75岁的曾广友也从十里外拄着拐杖赶来，他耷拉袖子下田时，还念叨着：“黄书记虽走了，可他为咱老百姓的心思，咱得接着，不能让他的心愿断了！”众人齐心协力，很快就把田插完了。黄满秀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围裙不停揩泪，哽咽着说：“没有大伙，我家的田今年就要撂荒了啊！”

烂泥湖组的吴石梅老人腿脚不便，独居在家，购买生活物资多有不便。村干部黄润妹、龚润娥得知后，主动承担起代购任务。此后两人常提着菜米上门，还帮老人与外出的女儿视频连线；老人的女儿返乡后想付油钱表达谢意，她们婉拒：“这是党员该做的事！”吴石梅常跟人念叨：“村里干部比亲人还贴心。”

(四)

站在金钟山麓俯瞰，石坝村的轮廓在霞光中格外清晰。鄱县县委旧址的木门，每天都有游客轻轻推开，听讲解员说起梁文光、刘寅生、黄诗燕的故事，有人悄悄红了眼眶；石洲河畔的稻田里，孩童追着蝴蝶跑，笑声与溪流声交织，是最安稳的幸福；村口的竹木加工厂里，机器轰鸣，村民们的脸上满是笑意，那是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样子。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记着“牺牲个人”的决绝；每一条溪流，都唱着“吃苦在前”的歌谣；每一个石坝人，都在把“丰碑”的故事，一笔一划写进乡村振兴的新篇。

金钟山不语，却用山岗的弧度丈量着信仰的高度；石坝无言，却用土地的厚度承载着精神的重量。这座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这部浓缩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正以薪火相传的力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懂得：有些牺牲永远不会被遗忘，有些初心永远会照亮前路；而“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早已融进金钟山的松柏、石洲河的流水、稻田里的秧苗，成为代代相传的血脉，在岁月里，愈发鲜明，愈发坚定。



溯湘江而设的淦田古镇



诗声史韵说淦田

晨鑫森

金风送爽时节，我随湖南散文界的旧雨新知，重访溇口区的淦田镇。初访是三十年前我还在《株州日报》供职时，因采访这个湘江边的古镇而来，重访时我已年近八秩。旧存的印象在模糊的底色上，蓦然叠加崭新的画面，变得流光溢彩，赏心悦目。

走访大唐华银发电厂，长龙悬空的钢铁运输带，喷吐白云的塔楼，与绿树芳草链接的车间，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再近些日子就会开灯发电，乡亲们称它为“淦田电厂”。当年的老街轮廓还在，全换成了柏油路面，两边店铺鳞次栉比，老建筑修旧如旧，更多的是新建的层楼叠瓦，白天车水马龙，夜晚华灯如昼。我们去了最具规模的乡村休闲打卡地紫湖园、归心谷，湖光山色，秋影飘香，假日引来许多游客。茅山伊如近隔尘世的世外桃园，漏下的阳光星星点点，很凉，很好看。柿子红了，板栗熟了，药草芬芳，满目是溪水、涧水、泉水的响声。仙人下过棋的棋盘石，潮溪溪水处搭起的凉篷，飘着喷香炊烟的清溪村、八斗村，都让人梦绕魂牵。在一个小建筑工地，我惊奇地发现无人机从远处飞来，一个中年男子站在空坪上按动遥控器！老友梁瑞祺说：“这‘淦田’二字，体现此镇凭依黄金水道湘江，又有金色田园和青山翠岭，可称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曾任株洲市博物馆馆长的老友曹敬庄，在他的文史大著《读株洲》一书中，专辟一节《古城寻踪》，谈到三国时建置的建宁古城址：“建宁古城址，在株洲县淦田镇南一公里许的湘江边。这座城池建于三国吴孙亮太平二年(公元257年)，依山而立。风云变幻，这座城池仅存南北两道夯土墙垣了，南墙残长150米，北墙残长70米，高约3米。它虽然只留下了这么一点，但比起在它之前和它之后建在株洲的另一座建宁古城来，还是好多了。”

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教授，出版过多部地名学著作，在《湖湘地名纪事·淦田》的专著中说：“三国时孙亮太平二年(257年)，建宁县城由株洲县早茅坪迁于此地，称建宁新城。晋泰始二年(266年)，即吴孙皓宝鼎元年，建宁县城又复迁至株洲(今株洲市芦淞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南湖街一带。现淦田港南有古城城基遗址。”

古建宁城之所以迁建于淦田，并且有十年之久，说明淦田的形势

水势，在政治、军事、物产、商贸诸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意义。

淦田这块地方在民国时属湘潭县建宁乡，1951年属二十三区淦田镇。1959年后归属株洲县。如今，淦田镇归属于株洲市渌口区。我所读到的古人诗词中，专写淦田且颇为有名的，为清康熙时代湘潭诗人张文炳所写的《淦田》：“年发山门棹，重滩上淦田。人家低抱水，鱼网密藏烟。斜日翻前浦，微风失后船。从来贪晚眺，领取此江山。”首、颌两联，写诗人中午时分从山门(即三门)坐船出发，经过昭陵滩来到淦田；看沿江而居的人家，渔网密挂中袅袅烟霞；颈联描摹夕阳的光斑在江面闪烁跳动、后面的船只在微风中若隐若现的迷人景象；尾联则写傍晚眺望美丽的景象，享受江天的馈赠。

彭雪开教授因对地名的敏感，曾奇怪“淦田”为什么用“淦”字？其实多年前，我也有此疑问。翻阅《辞海》：“淦”为水名，“在江西省境，源出清江县东南嵩山，水流经淦山入赣江”。我的江西老家新淦县(后改为新干县)，就与淦水有些关系，故名。淦田附近没有带“淦”字的水名，此地名从何而来？《辞海》释“淦”还有另说：“水入船中”；“河工上称大溜。又河流中泓，由于河底坎坷不平，积水成流，起伏甚大者”。用此说来解释“淦田”的地名，略可备用；淦田依湘江而立，江面宽阔，“溜”者为湍急的水流，波涛起伏，水入船乃为常态。而《说文解字》释“淦”：“水入船中也。一曰泥也。”“泥”，可释为泥地或水田，也似乎与“淦田”有了关联。

但彭教授不以这些书面论断为据，当年他重在实地考察，访问上年岁的“丁老”，“他领着我到了上港组防务堤上，指着田野里一处低洼地对我说：‘那儿有一船形的池塘，池塘外圈是一丘绕着船形池塘的水田，水田之外，又绕一丘大田留下了这么一点，但比起在它之前和它之后建在株洲的另一座建宁古城来，还是好多了。’”

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教授，出版过多部地名学著作，在《湖湘地名纪事·淦田》的专著中说：“三国时孙亮太平二年(257年)，建宁县城由株洲县早茅坪迁于此地，称建宁新城。晋泰始二年(266年)，即吴孙皓宝鼎元年，建宁县城又复迁至株洲(今株洲市芦淞区)建宁街道办事处南湖街一带。现淦田港南有古城城基遗址。”

古建宁城之所以迁建于淦田，并且有十年之久，说明淦田的形势



淦田老街，悠长的小巷